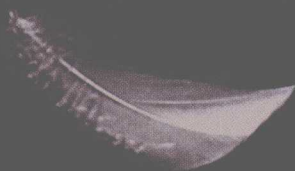


默默地 我相信天使



他们说，出现白色羽毛代表天使曾经降临过，
我相信这一点，全心全意地相信。

【英】罗杰·埃洛里 R.J. Ellory —— 著
谢静雯 —— 译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默默地说 我相信天使

A Quiet
Belief in Angels



「英」罗杰·埃洛里 R.J. Ellory — 著
谢静雯 — 译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默默地我相信天使 / (英) 埃洛里著; 谢静雯译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9.12
ISBN 978-7-5039-4074-3

I. 默… II. ①埃…②谢…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228592号

A QUIET BELIEF IN ANGELS

Copyright: © 2007 BY R. J. ELLORY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2009 Cul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—2009—6666

默默地我相信天使

作 者	[英]罗杰·埃洛里
译 者	谢静雯
特约策划	刘 萍 张 芳
责任编辑	潘 艳
封面设计	弘文馆·垠 子
出版发行	文化艺术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
网 址	www.whyscbs.com
电子邮箱	whysbooks@263.net
电 话	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 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版 次	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开 本	910×620毫米 1/32
印 张	12.25
字 数	25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039-4074-3
定 价	28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楔子

枪声，好似骨头断裂的啪嚓声。

纽约，无止境的喧闹，尖锐如金属的节奏以及砰砰重响的脚步声，短促但毫不停歇；地铁、擦鞋摊、交通拥塞的路口、黄色计程车；情人间的争吵；历史、激情、承诺、祷告。

纽约毫不费力地吞没了枪响，仿佛寂寞之心的跳动一般无足轻重。

在这一片旺盛满盈的生命力当中，枪声无人听闻。

也许被喧哗众声给掩盖了。

或许只因无人倾听。

连尘埃也一个样，被困在旅社三楼窗户洒进的那道月光里，因枪声回响而突然颤动，但仍继续奔赴那不规则又前进不断的路程。

没事。因为这儿是纽约，这种寂寞与无人发掘之死多不胜数，几乎可说是当地特色，短暂寄居于记忆里，片刻即遭忘怀。

这座城市自顾自地继续运转。崭新的一天即将开场，没有什么事情能让它慢下脚步，特别是死亡这样琐碎的小事。

说到底，只是一条小命而已，不多，也不少。

我是个被放逐的人。

回顾这一生，我试着用中肯的态度审视。我遭遇过疯狂，我曾目睹人性互相倾轧时所展现的冲撞、毁灭与残暴，在这之间也曾有过美好的时刻。爱、热情、承诺、怀抱渐入佳境的希望等等。可是我面临了一个异象，现在不管我往哪里看，这个异象总是横在眼前。我是沙林杰的“捕手”，驻守在如肩高的麦田边缘，清楚意识到这一片麦浪与晃动的色彩之间，隐身其中的孩子们传出嬉戏声，我听到他们在玩猫捉老鼠，以及各种游戏的笑闹声，这就是童年。我凝神观望，看看他们何时会太接近麦田的边缘。这片田地漂浮不受束缚，好似在太空中一般，如果他们走到了边缘，在他们坠落之前，绝对来不及阻挡。因此我观望、守候、聆听，在他们滚落田外的绝壁之前，努力赶抵现场。因为他们一旦失足，就再也无从挽回。他们就离开了。离开，但未被遗忘。

这就是我这一生的写照。

人生有如线轴，不确定线的强度，也不清楚线有多长；要不戛然而止，要不就是无限延伸，一路跟更多的人生互相交织。有的只不过是棉线，差点就不足以拼凑成衣；有的则是一条绳索，由三股线绞绕而成，线尾打上缠头结，每一缕及每条纤维都上了焦油并经过扭绞，防水、防血、防汗与泪水，这条绳子可以拉起谷仓、制成帆索、把险些溺水的孩子从泛滥的径流解救出来、缚住马匹并将之驯服、把男人绑在树干上，并因其犯下的罪过而痛揍他一顿，甚至撑起船帆，绞死罪人。

一条命，捧在掌心，或是眼睁睁看着它从疏于关照以及冷落的指缝间流失，但终归是一条命。

有过一回人生，我们就盼望能再有第二、第三或是更多回合，轻易就忘记自己曾经如此不智地浪掷一生。

时光好似满怀希望的钓鱼线一般直行，周累积成月，月积累成年。可是，尽管有这么多时间，只要稍有疑虑，奖赏就会消失不见。

特殊的时刻不定期出现，好像打好的结，结与结之间隔着不规则的空间，又似栖在电线杆上的乌鸦——我们牢牢谨记、不敢稍忘，因为它们是我们仅存的。

我记得这当中的每一刻以及其他时刻，有时我不禁思忖，幻想是不是在我的人生旅程上轧了一脚。

就是如此而已，永远如此：人生一场。

现在就快到了收尾的篇章，我觉得该是把来龙去脉全盘托出的时候了。因为我向来是，而且永远都是……区区一个说故事的人，如果有人要对我或是我做的事下评断，那就由他们去吧。至少这是真相，也可以说是自白，甚至是忏悔录。

我静静坐着。双手感觉到自己鲜血的温度，心想不知还能苟延残喘多久。我望着眼前那个人的尸体，而我知道正义以极微的方式终获伸张。

现在让我们往回看，一路追溯到起初。如果你愿意，与我同行吧，我只有这么点要求，虽然我犯下的过错如此之多，但是我相信我做的好事够多，也应得这么些时间。

吸口气。屏息。呼出来。务必保持静默，因为当她们现身，当她们终于来找我的时候，一定要很安静才能听得见她们的声音。

1

谣言，道听途说，民间传说。他们说，出现白色羽毛就代表天使曾经降临过，无论它用什么方式飘落于地或翻飞空中。

1939年7月12日，星期三早晨，我看到一根白羽毛，又长又细，跟我以前见过的羽毛都不像。我打开门的时候，它沿着门边飘动，仿佛耐住性子等着进门，走廊的风把它吹进了我的房里。我捡起羽毛，小心地捧着，然后拿给妈妈看。她说那是从枕头溜出来的。我想了好久：枕头里塞满了天使的羽毛，听起来也蛮有道理的，因为梦就是从那儿来的——你睡觉的时候，天使的记忆渗进你的脑袋里。我不禁想到一些事情，比方说上帝，比方说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而死于十字架上，妈妈常跟我说这些事。我向来都听不进去，我不是那种信仰虔诚的男孩。后来，多年之后，我了解到何谓虚伪。我的童年里充斥着说一套却做一套的人，连我们的牧师本尼迪克特都是个伪君子、狐假虎威、大骗子；他一手指着圣经的义理，另一只手则迷失在姐妹的裙褶里。当时，我还是个孩子，从没瞧出这些端倪来。虽说孩子们的观察力敏锐，但却会选择性地视而不见。他们看到一切，这点毋庸置疑，但是他们选择以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诠释眼前所见。羽毛这件事也一样，其实只是细微末节，但却是一种预示，一种凶兆。我的天使来过了，我相信这一点，全心全意地相信，

所以那天发生的事看起来更加突兀与不寻常。因为就在那一天，一切全变了调。

那天，死神来了。技巧熟练、有条不紊、毫不理会受不受欢迎，它藐视逾越节、圣诞节以及所有的风俗惯例和传统。死神来了，冷漠无情，来收缴人生的税款以及到期了的呼吸费用。当死神来到时，我就在院子里，站在扬起的尘土间，周围环绕着杂草。我想，它是沿着高地路过来，一路顺着我们家跟克鲁格家的边界而来。我相信它是步行过来的，因为事后当我察看时，没有马匹的足迹，也没有车子的轮痕。除非死神可以离地移动，不然我想它是走路过来的。

死神来带走我爸爸。

我爸名叫厄尔·西奥多·沃恩，1901年9月17日在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瀑布出生，那时西奥多·罗斯福任职总统，所以爸爸的中间名取为西奥多；然后他也依样画葫芦，在1927年时，照着约翰·卡尔文·柯立芝总统的名字替我命名为约瑟夫·卡尔文·沃恩。1939年夏天，死神来访时，我正伫立在一片杂草之间。后来，在眼泪、丧礼以及南方式的守灵过后，我们把他的棉质衬衫绑在一根黄樟树枝上，点火，望着衣服和树枝烧毁至无物，窜升的烟代表他的灵魂正从凡间飘往更高、更美好也更公平的世界。接着妈妈把我带到一边，阴郁的双眼肿胀着，她跟我说爸爸的死因是风湿性心脏病。

“热病害了他，”她说，声音因为伤心而粗哑，“十年前的冬天，热病传到这边来。那时候你只是个小孩而已，你爸苦哈哈的，满口尽是痰跟唾沫，多到可以拿去灌溉一整亩的好土地。一旦热病入侵体内，心脏就会衰弱下来，永远无法复元。好一段时间，大概有一个多月吧，我们只是在等他断气。可是他那时候没走，约瑟夫。上帝觉得该让他再多活几年，也许上帝认为要等到你快成年的时候。”她把手探进围裙的口袋里，拿出一块灰色的碎布。她擦擦眼睛，眼影晕得更开了。她的神情举止仿若前程已毁的拳击手，在周末夜吃了败仗而意志消沉。“你知道吗？热病就在他的心脏里，”她低声

说，“这些年来有他陪在身边，我们已经很幸运了。”

可是我知道夺走他的不是热病，是死神，死神从高地路过来，又沿着原路回去，除了篱笆旁边土地上的脚印，什么都不留。

后来，悲伤让我在想起爸爸时添了几分不真实。我想，他就像《血与沙》里的胡安·加利亚多一样勇敢，虽然不似范伦铁诺那么灵活且英俊潇洒。（译注：《血与沙》[*Blood and Sand*]改编自西班牙原著小说，1922年由弗雷德·尼布洛执导，片中的男主角胡安·加利亚多由范伦铁诺主演。）

他躺在宽大的棺柩中下葬，棺木做工不大讲究，有些歪斜。邻近的农夫们，包括德国人冈瑟·克鲁格，用平板卡车载运他的遗体沿着乡间小路行进。葬仪之后，穿西装的人们神情阴郁地聚在我们家厨房，里面弥漫着鸡油炸洋葱的气味、奶油蛋糕的香气以及水槽旁陶罐里薰衣草的花香。他们聊到了爸爸，说着回忆往事，愈说愈夸张，每个故事都经过装点和编缀。

妈妈无语又清醒地端坐着，神情坦然，她描了眼线的双眼比水井还深邃，瞳孔跟沥青一样乌黑。

“有一次，我看到他整晚陪着那匹母马，”冈瑟说，“就躺在那里，为了止住那个老女孩的急性腹痛，一把又一把地喂腹痛根给它吃，一直到天亮为止。”

“跟你们说个厄尔和肯普纳的故事。”莱利·霍金斯说。他倾身向前，红彤彤、长了茧的双手好似一串水果干，骨碌转的眼睛仿佛永远在找寻刻意要回避他的东西。莱利耕种的区域在我们家田地的南方，早在我们迁居此地以前，他就住在那里了。我们第一天抵达时，他热烈欢迎的模样好似找到失散已久的亲友。他跟我爸爸一起兴建谷仓，却只讨了罐冰牛奶作为辛劳的代价。时间在他身上雕刻出某种神态，五官布满了细纹，眼白的颜色接近珠母贝，一双眼睛仿佛是为了逝去友人哀泣而洗涤地清澈又明净，也为了家人落泪，他们

已离世多时，几乎不复记忆，有些人因为战乱或水患而丧生，有些人则死于意外以及愚蠢的横祸，现在看来真是讽刺，冲动行事的时刻、最能够释放出活跃生命力的时刻，竟然会致死。就像莱利的弟弟雷文，他参加佐治亚州立博览会时才19岁。当时有个半醉半醒的特技飞行员，他有一架螺旋飞机，农作时节专门用来空投农药肥料。他愚蠢又傲慢地要弄把戏，驾机飞越树梢、低空扫过谷仓屋顶。莱利对雷文又激又哄，要他跟那个男人飞一程。这两兄弟一来一往，好像在跳激将与挑衅的探戈，一个词句即一个舞步，弓起的脚、拱起的背、趋前的肩膀。雷文不想去，他说自己的脑袋和心脏天生适合在地面观望。尽管莱利明知那个飞行员口不离酒，尽管暮色四合，他还是死缠烂打要雷文去试试。就为了赢哥哥赌的二十五分钱，雷文让步了，硬着头皮上场。那个飞行员勇猛的程度远高于驾驶技术，他先来个翻筋斗，紧接着失速反转，引擎转到最高速时停摆了——冗长屏息的沉默后，一阵风扑袭而来，接着发出飞机撞墙的巨响声，两人共赴黄泉。飞行员跟雷文就像两个公路亡魂。烟云在三百英尺高处喷涌弥漫，日出时烟雾仍未消散。飞行员的助理不过是十六七岁的小子，好几个小时面无表情地四处游荡，然后他也消失了。

莱利的双亲不久也过世了。二老离世后，莱利试着把小农场好好经营下去。雷文之死让二老伤心欲绝，连猪群好像都用斜眼看着莱利，仿佛懂得他的罪孽。没人明言指责莱利，可是他那烟草嚼个不停的父亲会望着他，目光有那么点血债血还的意味。他的眼神来回闪烁，好似站在香烟店里的戒烟者。什么话也没说出口，可是那些话却一直都在。

莱利不曾结婚，有人说那是因为他没有生育能力，拉不下脸承认。我相信莱利之所以一辈子独身，是因为他曾经心碎过，觉得要是再伤心一回肯定会害死自己。谣传那个让他心碎的女子打从贝林县来，跟中国娃娃一样美丽。他想想还是别再冒这种险，因为他还要活下去。要选某个庞大家族的阔嘴女孩，还是挑穿着棉制印花连

身裙、自己动手卷烟、直接以酒瓶就口的女孩——二选一，不然就得耐着寂寞。他似乎选择了孤寂，可是他从未直接提及此事，而我也从未直接问他。那就是莱利，当时我对他所知不多，不知道他的目标或是方向，因为他这个人的理智似乎常常不敌情感。

“厄尔是个勇士。”丧礼那天莱利在我家厨房里说。他瞥我妈妈一眼。她没什么动作，可是她的眼神以及回望的方式，等于是批准他继续说。

“厄尔跟肯普纳越过雷斯庞德，到布兰特利县的希科克斯去。如果我没记错，他们到那里是要去拜访一个叫艾因霍恩的人，艾因霍恩有匹沙毛马要卖。他们半路歇脚想喝一杯，正常休息的时候，一个大老粗闯进来，像戴了土著头饰的女妖一样鬼吼鬼叫，搞得在场的人很不高兴，大家火气直起，厄尔叫那个人想吼就到外头的林子里去吼，让大伙儿耳根清静一下。”

莱利又瞥妈妈一眼，然后看着我。我动也不动，很想知道爸爸怎么让那个大老粗冷静下来。妈妈没举手，也没提高音量，莱利笑了。

“长话短说吧。那个大老粗猛力挥拳想击倒厄尔。厄尔往一旁跨步闪身，那个男人就飞出门口，摔倒在地。厄尔跟着出去，想要好好劝他，可是那个男人一心想干架，根本没办法讲理。肯普纳踏出门口的时候，那个男人已经站起身，拿了块木板往厄尔冲过去。厄尔就像马戏团里的特技员一样，往后一跃、绕圈弹跳，出拳快如活塞，其中一记就落在那个壮男的鼻子上，人家只听到鼻骨断裂的声音。鲜血像瀑布一样喷溅，男人的衬衫全湿透了，他跪在地上，像被刺的猪一样哭嚎。”

莱利笑着向后倚。“听说那个老男孩的鼻血一直止不了……就是流个不停，直到血流个精光为止。”

“莱利·霍金斯，”妈妈说，“那是真的才怪，你明明知道。”

莱利一脸尴尬。“失敬了，女士，”他毕恭毕敬地说，“在这样的日子，我不想惹你不高兴。”

“会让我不高兴的是假话。你来这里是要送我先生去跟上帝报到，如果你讲话能当心点，注意礼节和说实话，特别是有小孩在的时候，我会很感激的。”她眼光落在我身上。我睁大了眼、满心好奇，很想知道更多跟爸爸有关的细节。这个男人使出右勾拳，痛击恶霸的鼻子，让对方失血过多而死。

我还记得爸爸下葬的情景。那天在奥古斯塔瀑布，查尔顿郡，在一片比较像沼泽而非土地的地方，那片地把一切都吸进地底，永难覆足。那块肿胀的土地把爸爸也吸了进去，而我就看着他走。我那时11岁，而他也不过37岁。我和妈妈以及一群来自四方的农人站在那儿，没读过书的他们流露怜悯，外套的袖子长及指节，粗糙的法兰绒长裤脚露出了几寸破旧的袜身。也许是乡巴佬，粗鲁不雅，可是心胸宽大，健壮又慷慨。妈妈握住我的手，紧得让我不舒服，可是我没吭声，也没把手缩回来。我是她的头一个孩子，也是唯一的一个，传说那是因为我妈生我的时候难产。当时我抗拒离开母亲的身体，以致生产过于费力，结果坏了妈妈原本可以产下一整个大家庭的可能。

“约瑟夫，只剩下你跟我相依为命。”她低声喃喃。访客都离开了，我们并肩站在门前向外眺望，这栋房子是我爸亲手用木料搭建起来的。“从现在开始，就剩你跟我了。”她又说了一次，接着我们转身进屋。

我躺在床上，睡意迟迟不来。我想到了那根羽毛。我想，也许有的天使负责递送，而有的则负责带走什么。

冈瑟·克鲁格，这个影响我很深的男人，他曾经告诉过我，男人来自土地，如果他不回归土地，那么宇宙就会失去平衡。莱利说，冈瑟是德国人，而德国人就是没办法放长眼光看全局。莱利说，人就是灵。

“灵？”我问他，“你是说像鬼？”

莱利摇摇头笑着说，“不是啦，约瑟夫，”他低语，“不是

鬼……比较像是天使。”

“所以我爸变成天使了？”

有一刻他不语，头一偏，眼神怪异地瞟了瞟。“你爸？天使？”他说，然后尴尬地傻笑，脸部肌肉看起来有点僵硬。“也许总有一天吧……我想他还得下点工夫，嗯，也许有天他会变成天使。”

2

沿着佐治亚州海岸的道路，比较像堤道而不像道路，偶尔也像孩子打水漂时旋飞而出的扁石一样，横越一片水面。孤岛、小溪、海湾、沼泽、小河弯。裹覆在苔藓中的树木。木头捆绑架成木板路，以便横跨更深的沼泽地。东南边的平地往阿帕拉契山脉的方向缓缓隆起。佐治亚州州民本以种稻维生，后来伊莱·惠特尼带来轧棉机，农场的长工开始种植花生，移居此地者汲取松脂，加工处理做绳子，用沥青填补船帆的接缝，以松节油制漆。六万平方里的历史，我用心学习的历史，我笃信的历史。

一张扶手课桌椅，只有一间教室的校舍，一位名叫亚莉珊德拉·韦伯的老师。她有着宽下巴的脸庞平坦如草原，蓝色的眼珠子，纯真、不复杂。亚麻色的发丝，身上闻起来永远有甘草与薄荷糖的气味，还带着一点生姜味道。有人犯过她绝不宽贷，她也不期望别人对她放水。她极有耐性，耐性之深，只有当她觉得你蓄意唱反调时所升起的怒意能够匹敌。

我坐在爱丽斯旁边。这女孩很奇怪但很甜美，我不知道自己为何对她有好感。她专注的时候，会用手指卷绕着刘海，单纯又动人。偶尔她会回瞥我一眼，好像我知道她找不出的答案似的。或许我让她觉得我知道答案，也许只是因为我喜欢她注意我。当她缺席的时

候，我总觉得怅然若失。我 11 岁，就快 12 岁了，有时候我会想一些不大适合跟别人分享的事情。爱丽斯代表着我自己都还懵懵懂懂的事情，某种我知道难度太高无法解释的事情。我上学的头四年间，爱丽斯一直都在，要不坐在我前面，不然就是我旁边，有个学期还坐我后面。我望着她的时候，她会微笑，有时还会脸红，然后把脸别开，半晌以后才再瞟我一眼。我相信她当时的感受单纯无瑕；我相信或许总有一天，我们会把这个经验当成孩提时代的美好记忆来回味。

不过，韦伯小姐代表的是截然不同的东西。我爱亚莉珊德拉·韦伯小姐。我的爱清晰又明确，就跟她五官的模样一样。韦伯小姐照着“罗伯特议事规则”教课。在爸爸过世以后，她的声音、她的沉默、她代表的一切，以及我想象她即将成为的一切，成了我的安慰剂与万灵丹。

“约翰尼·伯戈因先生……谁听过约翰尼·伯戈因先生？”

一片静默。我望着她的时候，只听得到自己的心跳声。

我们十七个学生挤在木板架成的窄小教室里，没人举手。

“真让我失望！”韦伯小姐说，一脸体恤地微笑着。韦伯小姐远从雪城来教导我们。雪城的人呼吸着不同的空气，那种空气让他们脑袋清醒、心思敏锐；雪城人是不同的人种。

“约翰尼·伯戈因先生在 1722 年出生，1792 年逝世。他在独立革命时期是英方的将领。1777 年他发现自己在萨拉托加被我们的军队重重包围。那是美国第一次胜利，是整场战争的关键战役。”

她顿了一下。我突然紧张起来。

“约瑟夫·沃恩？”

我差点儿给自己的舌头噎住。

“你神游到哪儿去啦，约瑟夫……你一定不在地球上了吧？”

“我在，老师，在在……在，我当然在。”

用手捂住的笑声，好似不给糖就捣蛋的孩子们的残影。我知道

有些孩子从自由郡以及麦金托么来，还有一些从锡尔科跟麦立丹过来，爱丽斯就是其中一个。爱丽斯、莱文娜、雪若琳她们从各地过来，要跟韦伯小姐学学人生的事。

“嗯，约瑟夫，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。为了要表现一下你今天下午有多专心，你可以站在自己的桌子旁边，跟我们解释一下，同一年在宾州东南方的布兰迪万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我的回答言不及义。老师要我放学后留在学校打扫。

她站在我眼前，我以为她是要确定我没偷懒，也许还会再念我一顿。

“约瑟夫。”她开口。

教室空荡荡的。下午过了一半。爸爸已经过世快三个月了。再五天，我就12岁了。

“我们今天上的课……我肯定你觉得很无聊。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可是你不专心。”

“对不起，韦伯小姐，我在想别的事情。”

“什么事呢？”

“我在想战争的事。”

“欧洲的战争，你听说过？”她似乎相当惊讶，虽然我不知为何。我点点头。

“谁跟你说的？”

“我妈妈，是妈妈告诉我的。”

“她是个有教养又聪明的女性吧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韦伯小姐。”

“相信我，约瑟夫，住在佐治亚州的任何一个美国女性，只要她知道希特勒跟欧洲战争，我告诉你，她就是有教养又聪明。”

“是的，韦伯小姐。”

“过来坐下吧，约瑟夫。”韦伯小姐说。我抬头看她。我比她小

好几岁，可能还矮个半英尺。

她指指教室前方她专属的桌子。“来，”她说，“过来坐这边，跟我聊一下。”

我听话照做。我感觉自己的皮囊要比骨架大，而骨骼正挣扎着要适应这种弹性与不准确。

“用别的词来代替颜色这个词，说说看。”她说。

我望着她，一脸困惑。

“约瑟夫，这不是考试，只是问题。你知道有别的字也可以拿来表示颜色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说说看吧。”

“色调。”

“很好，”她笑容满面，蓝色眼珠在雪城的阳光下绽放。

“再来一个。”

“再一个？”

“对，约瑟夫，再来一个代表颜色的字。”

“色度，也许吧，还有明度……像这样的词吗？”

她点点头。“你能不能想出表示‘很多’的词？”

“很多？像是大量、许多？”

韦伯小姐把头一偏。“许多？”

我点头。

“约瑟夫，你从哪里学到这个词？”

“圣经里。”

“你妈妈会念圣经给你听吗？”

我摇头。

“你自己读？”

“一点点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她问。